

孤軍

第二卷
第十期

孤軍第二卷第十期要目

- | | | | | |
|-----------------|-----|---|------------|----|
| 交通事業與中國 | 光華 | 一 | 要注意敵後之兵！ | 孟武 |
| 中國知識階級的政治運動 | 孟武 | 二 | 善後會議——何以善 | 靈光 |
| 取消約法問題 | 錫符等 | 三 | 讀東大時刊中王希 | 林驥 |
| 答錫符諸君——關於取消約法問題 | 公敢等 | 四 | 評胡適之一嘗試 | 壽康 |
| 廢止約法的手續 | 孟武 | | 評「國家主義的教育」 | 孤憤 |
| 經濟政策討論（七續） | | | 與民治主義的教育—— | 維基 |
| 中國之國民經濟 | | | 論大爭論（二） | 靈光 |
| 經濟生活社會化之 | | | | ○一 |

短評

要注意廠後之兵！

孟武

國人！大禍到了！日本的武力侵略主義，又將在上海實行了！國人還做夢麼？還不起反抗麼？難道國人不知道上海日本領事，要令日本海軍陸戰隊上席鎮壓日商紗廠的罷工麼？

我們對這問題，有二大疑問，第一工人罷工是否可用兵力鎮壓，第二外國人在中國開設工廠，其工人罷工，外國兵是否有上岸鎮壓的權利？

第一疑問，我們不欲多說。大凡承認工人有生存權的，不能不承認工人有罷工權。現在日本幾乎無月不有罷工，然而日本果然都用兵力鎮壓他麼？可惜我在日本十數年，却未曾見過這事。日本對其本國工人的罷工，不用兵力鎮壓；而對於我國工人的罷工，却採用這種手段，其奴視我國人，魚肉我國人，觀此一點，已知其詳。

第二疑問，我們更覺得危險萬狀。從來外國兵上岸，大約因為中國內亂（內亂延及租界，對於外國人的生命財產，自然有些危險，他們洋人爲着保護自己，所以引兵上岸。）這事我們雖然

引以爲恨，然亦不能不怪及政治腐敗，軍閥橫行，而謂中國亦有一半的責任。至于工廠罷工，則完全原于工廠經營不當，或經營不得其法，與中國政治絲毫無關。現在日本也想引兵上岸，這是何種舉動？今日中國通商各埠，差不多都有外人工廠，而罷工風潮，恐怕此後更日甚一日，萬一外國都援例要求，引兵上岸，那末中國各地不是都駐有外國兵麼？這不是武力侵略的實行，而何？這不是瓜分中國的實行，而何？何況各國對華野心，勃勃欲逞，日本可因工廠罷工，引兵上岸，則其他各國亦將引以爲例，故意使其工廠罷工，以便引兵上岸，由經濟的侵略主義而進于武力的侵略主義了。所以我們認定這次紗廠罷工，不是勞動問題，却是外交問題；不是小小問題，却是中國存亡的大問題，國人其注意！

呀！日本侵略中國的方法，已進一步了。以前用赤裸裸的武力，其次用經濟，現在則武力與經濟并用了。日本引兵上岸的口實，也進一步了，以前不過以中國內亂爲口實，現在竟以工廠罷工爲口實了。罷工是現在工廠中難免的現象，日本難道不知？今乃引兵上岸，是日本當其設立工廠于中國之時，已預期利用罷工爲口實，引兵上岸，侵略中國了。日本人設立工廠于中國，原來尚有這種作用，國人快注意呢！

現在日本引兵上岸的計畫，雖然已經中止，但其中止，不過因為罷工已止的緣故。後來再有罷工，則這計畫或者見諸實行亦未可知，故我草此文，警告國人，望國人注意！

十四年三月十二夜

善後會議何以善段琪瑞之後

靈光

善後會議，最簡單的目標，不外一個裁兵問題，而善後會議最重要的問題，也只是這個裁兵問題。所謂裁兵問題，並不是兵應該裁去多少，也不是兵裁後怎麼處置，而是有甚麼法子裁兵這一個問題。

現在的軍閥，各人各據一塊地盤，死不肯放，然沒有地盤的軍閥，則極力在那裏想法要弄一塊地盤，就是已經有了地盤的人勢力大一點，或是野心大一點的，還在那裏極力擴充他的地盤。河南的胡憨之爭，唐繼堯之出兵武涼，熊克武之佔領湘西，馮玉祥之裝病，孫岳之賴居保定，凡此種種現象都不外是爲的地盤而發生的現象罷了；就是東山省的張作霖又何莫不然，他已經打了勝仗，並且現在正在高唱裁兵的時候，就說他就不裁兵，也只應靜取傍觀的態度。問他於補充

二六旅等的陸軍外還極力辦海軍，擴張兵工廠，擴張兵海軍這又是甚麼用意？

試問在這種狀態之下，裁兵的問題，是不是有甚麼法子叫他們裁兵的問題呢！我以爲這個問題有兩個先決條件，只要這兩個條件中有了一個這個，裁兵問題，便不難迎刃而解。就是（一）中央政府有絕對的武力，或（二）中央政府有人民的援助。而歸結起來却不外是一個「力」的問題罷了！試問現在的假執政政府有這個「力」沒有？一沒有絕對的強的武力，二沒有人民的後援，他有甚麼法子能夠叫這些軍閥裁兵？

所謂善後會議各頭人的代表，也只是代表他們的主人來爭爭權利罷了。至於裁減兵數，削少他們軍閥的勢力一層，恐怕就是該各軍閥的老子出來代表，他們的兒子也不見得能夠恁麼孝順遵從呢！何況現在這些代表，又都是比起各軍閥的小老婆都不如的人物，他們能夠聽政府的話麼？我早已說過北京的善後會議是分賊會議，絕對沒有結果的會議，現在黔驢之技不是已窮了麼？如若有人不信他請把這幾天的報紙拿起來看看就可以知道了。第一個裁兵案就連提出都不讓政府提出，而把他保留起來，政府專問各省的兵額，更沒有一省回覆。這個善後會議有何後可善，豈不是十分顯明之事麼？

不但此呢！段琪瑞自己宣言過了三個月的期間，如果沒有成績，便不再幹下去。（見二月廿六新聞報）眼看着三個月的期間快要滿了，若是期滿而裁兵的問題依然不能解決，這個善後會議，得不得先想一個法子來善段琪瑞的後？

續二月十四東大特刊中王希曾答吳稚暉文以後

林駁

我於二月一日在北京晨報副刊投登了一篇『對北京農大校長的公開信』。那一封的公開信老實說一方面是我對於北京教育界不合作的一個切實表示；同時是我對於中國教育界歷來所懷抱的不滿之一番吐露。固然當教員的也是人，也不能不吃飯，而我理想中的教員則是爲教育而吃飯的教員，向不是爲「語絲」中某君所云之爲吃飯而教育的教員，故我那編文中證說：「……苟其自覺有其他種種負擔，不能長久拐腹教書，則亦惟有潔身而退……」這個話，更說粗淺一點，即是說『苟當教育家的人，其目的是在於吃飯，那麼世間飯碗正多，隨便幹那一種事都可以達全吃飯目的，即是彰明昭著的出賣肉體，亦無不可，固不必假此神聖清高之教育，爲飯碗地』更換一句說，即是我所要求的教育家是有人格的教育家，是講究人格的真教育家，

不是那種乞丐式買辦式的假教育家，啊！中國目前士氣所以不振，一般青年所以工於鑽利的緣故，社會腐敗，環境醜惡，固有莫大關係，而誤於這些偽教育家，必更實亦不鮮，我痛心之極，所以纔發爲此言，不意一般無知之徒，竟誤解我意，竟在「語絲」等上面加以嘲笑，更不意尙有一王希曾其人，更斷章取義，把我的真意晦去，把我文中的一句引了出來，以作辯護郭秉文的文章。

「語絲」呢？一般人們都稱他做新品報，儘管同我開玩笑，他只是止於玩笑，無玩笑而說明其半面之理，他對於我的文字，却不敢出正面攻擊的態度，故我不願與之計較，至於王希曾則可誅而又可誅，故我不能已於一言。

他在奉答「吳稚暉先生」文中引我的文句說道：「郭氏與齊氏周旋，多半是因爲南京沒有教育和財政手部，或如林孩先生所說：『至於政府欠薪之事，雖然無理，亦共應由第三者發言，或由校長負其全責，教育字自身，蓋不應自行索薪』的原故。」不錯，他所在單格孤中引的這幾句，一些沒有引錯，但是我的本意，我的本意不在這幾句，而在下面一段，現在且把這一段的全文引出如下：

『教育爲最神聖最清高之事業，教育家應有十分犧牲精神，庶可以此精神感化其學

生，使各學生將來學成之後均能效法，以致力於社會國家之事，至於政府欠薪之事，雖然無理，亦只應由第三者發言，或由校長負其全責，教育家自身，蓋不應自行索薪，更不應因欠薪而罷課，而防害至於學生之課業，苟其自覺有其他種種負擔，不能長久拐腹教書，則亦惟有潔身而退，以讓之可以犧牲之人，乃今日之教育家，不獨不引退，更能課以要求，教育家之人格，安在，教育之前途當有何效果可言？

讀者試公評一下看看，我這一段的意思，是不是要求的教育家的人格，更有沒有被王希曾作辯護郭秉文的餘地？

現在即退一步說，他所引用的那幾句是沒有把我那幾句的意思解錯，教員的薪俸是應校長負其全責（關於這一點，他即不引用我亦承認）但是試問校長是不是教育家，他說是一校之長，那麼他的人格是不是比誰都要好，難道做一般的教育家都得人格，獨獨做校長的這個教育家，可以不要人格麼？並且我所要他負的全責，由下面的文意看來，當然是要代索代負教員欠薪的全責，並不是要他去巴給甚麼軍閥去周旋甚麼齊氏呀郭秉文若是因為學校欠薪而代表全體教職員去向當局索薪，那麼他正是一個能負全責的校長，真有人格的教育家，我們正幫

助之不逮，尚有甚麼反對呢？如果他能夠因此與軍閥衝突，而去職，或更進一步而能夠因以顛血濺軍閥，使軍閥知教育神聖不可侵犯，那麼我們不獨要幫助他伸冤報仇，還要先替他立一個銅像，以爲天下教育家的表本呢！但是他的行爲如何？再說我的文中，更有那一點是要校長去周旋軍閥？

如果當校長的人都是與軍閥周旋的人，那麼當教員的人，也必學樣都去周旋軍閥，當學生的更不用說也要學樣都去周旋軍閥了！其結果不率全國青年去作軍閥的走狗不己！那麼教育的結果安在？與其這樣假大學之名而教授勾結軍閥之術，又不如明公正大的開一個勾結軍閥學的學校的好了！唉！堂堂大學的校長，全國青年的表率，他的行爲竟如洋奴買辦的行爲一樣！但凡真有血性的學生，早就應該把他攆走了，現在被人免職還要自甘下流替他辯護甚麼？

評胡適之的嘗試主義

壽康

胡適之畢竟不愧爲杜威教授的高第，他到處秉承實驗主義的師訓，去行他的『嘗試』。他的白話詩集叫做嘗試集，大概是盡人皆知的了。他這一次跑到善後會議裏去，他也說去『嘗試』。

『嘗試』他現在簡直可稱作一個嘗試主義者了！

不過胡適之的這嘗試主義，照我看來，同杜威的實驗主義稍稍有些不同。杜威的實驗主義固然和胡適之的嘗試主義一樣，也未始不勸人們去『試試看』，可是杜威同時是勸人們應得根據科學的研究有多大的把握的時所才去着手實驗的。現在胡適之的嘗試主義却不然了。自己只會做歪詩，也去嘗試嘗試。自己明明曉得善後會議是毫無結果的，也得去嘗試嘗試。一若自己無論做什麼沒有意思的事情，只要加以『嘗試』二字，就會頓時增大價值似的。我看這種嘗試主義，未免太多帶浪漫的色彩了。

善後會議是一座空中樓閣，要想籍他來解決中國這樣紊亂的政局，實在是大奢望了。這在老段也許是無法中的唯一消遣的辦法，但在他人——尤其是從來與政治無關的胡適之——實在大可不必從事於這一種無聊的嘗試。我敢奉勸胡氏，『嘗試』固然是承杜威教授的明訓，可是你尤應仔細一點，深體教授的微意，不可『輕於嘗試』才行！

胡適之是當代學界中的紅角，我恐怕他這一種嘗試主義將來傳布全國以後，會產出許多『瞎試』主義者來。——實際講來，這一種人物在現在社會上已經不少，如盲目雷同的所謂教

育家，如瞎吹瞎鬧的所謂學問家等。——所以作這一篇短文來糾正糾正，希望胡氏在他所提倡的這種『嘗試』主義下面附加一個『不可輕於嘗試』的但書！我個人以為這是於實際社會上以至思想言論上都很有關係的，不知胡氏以為何如。

評國家主義的教育與民主主義的教育

孤憤

二月十八日申報載有朱經農君在同治學院的演說，題名『國家主義的教育與民主主義的教育』。我們只是看見這個題目已給有一點莫名其妙了，及把他的內容細讀一過，更覺得難忍，所以不惜筆墨來批評一下。

第一他的題目先就不成話。在共和國而言國家主義，當然是民主主義，難道還會跑出一個專制君主主義麼？再說在今日的中國，講民主主義而不是國家主義的民主主義，又是甚麼民主主義呢？難道會是世界各國共同管理的民主主義麼？一說國家主義當然是含的民主主義，一說民主主義也當然是國家主義下的民主主義，這在我們是當然之事，是不可分之事，而朱先生竟把他分開作為相對的題目相提而論可笑之事莫過於此！

再就內容說，他反對那些國家主義，謂他們主張『對內應與軍閥挑戰，對外應與洋人挑戰，……在內應先造成一種恐怖之現象。』而主張『對內應和哀共濟』『對外應開誠布公』這尤其譎言之甚。據我所知道國中主張家主義，最出力的爲『醒獅週報』諸人，他們的口號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即我亦是醒獅一份子，我的國家主義，更極其明顯的主張我們的國家主義不是甚麼挑戰的而只是『防守的，非侵略的』（參看醒獅第十八期拙論）。朱先生大約是把『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兩語記錯了罷！若是說國賊不應除強權不應抗，那麼應該怎樣？難道應該『與國賊和哀苦濟』與『強權開誠布公』麼？想來朱先生不至如是之糊塗，朱先生必別有所指，那麼我很希望朱先生把『人』指出來給我們看！

但是就是『對內應與軍閥挑戰，對外應與洋人挑戰』在今日的中國亦應無甚不可！軍閥壓迫吾民，我們難道真應如朱君所云應與他『和哀苦濟』以幫同魚肉吾民，一點都不應該同國民反抗他麼？即外國人若是欺壓吾民我們難道亦真應如朱君所云須向這些不講理的洋人『開誠布公』把國民的一切利益都奉送給他，而請我們中國人去作外人的奴隸麼？『和哀苦濟』『開誠布公』原是很好的名詞，我們并不是故意搗亂，不和衷公濟不開誠布公！但是也得選擇。

一個對手，試問像今日的軍閥，像那些侵略主義的洋人，那一個是我們和衷共濟開誠布公的對手？如朱先生舉不出這個人，那些我又敬說朱先生這個『對內應和衷共濟，對外應開誠布公』完全是廢話了。

